

蒋绍愚 著

#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 著

#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 蒋绍愚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606-0

I. ①汉… II. ①蒋… III. ①汉语—词汇学—研究—古代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251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Yŭ LÌSHǐ CÍHUÌXUÉ GÀIYÀO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

蒋绍愚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06-0

---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 40.00元

# 前言

1989年,我出版了一本《古汉语词汇纲要》。承读者不弃,这本书现在还在发行。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李康齐把这本书译成韩文,2012年在韩国出版。这本书是我在25年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有人建议我出一个修订本,我想,近年来学术发展很快,与其出修订本,不如重写一本,所以《古汉语词汇纲要》一直没有修订。

《古汉语词汇纲要》出版以后,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古汉语词汇”的课程,后来改名为“汉语历史词汇”,讲的主要是一些和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有关的理论性的问题。按照北大的传统,讲课内容必须逐年更新,所以,每学期讲授的内容都会吸取一些国内外的新成果、新观点,其中也有我自己新的思考。经过几年的积累,课程的内容已经和《古汉语词汇纲要》大不一样。这个新的课程内容,除在北大中文系讲授外,我2003年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过一个学期,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过一个学期,2011年又在浙江大学集中讲授了三个月。每次讲授,内容都有更新。在浙大讲的那一次,我自己觉得系统性和深度都比以往几次有所提高,回到北京后,想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书稿。但一动笔,就觉得不少问题还没有想清楚,还需要再看书,再思考。这样,又经过整整三年,才写出了这部书稿。当然,书稿中

还有不少问题是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但与其自己闭门思索,还不如先把书稿拿出来,请同行和读者批评,然后再继续学习和思考。

这本书的书名原来拟定为《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概要》,根据出版社朋友的建议,改为《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和原先的《古汉语词汇纲要》配套。很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为我出版此书。也感谢责编龚英为这部书稿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我在《古汉语词汇纲要》的前言里提出“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当时思想上并不是很清楚,后来才逐渐明确。提出“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名称,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原先,在说到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时候,大致用的是“古汉语词汇研究”或“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名称。“古汉语词汇”是和“现代汉语词汇”相对而言的,时代是从甲骨文时期到19世纪末。但是,近年来近代汉语研究蓬勃发展,“近代汉语”这个名称已为人们熟悉,如果再用“古汉语词汇”来概括晚唐五代以后的汉语词汇,显然有点不合适。“汉语词汇史研究”这个名称,在时限上没有问题,既可以包括上古、中古,也可以包括近代;而且,其范围也比较广,断代词汇的研究,专书词汇的研究,以至于对某些词语演变的研究,也都可以说是属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部分。但对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还有另一个角度,其侧重点不在于词汇史的构建,而偏重于词汇理论方面的探讨,比如,对词义和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同义词和反义词的研究,音义关系的研究,词义和句法界面的研究,词汇系统的研究,以及从认知的角度和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这些就不大好归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范围。而用“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名称,就可以把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都包括在内。当然,史的研究和理论的

研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紧密关联的,史的研究需要有理论的眼光和理论的思考,理论的研究需要有史的研究作为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研究的综合,就是汉语历史词汇学。

这本书定名为《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但主要不是侧重于汉语词汇史的构建和探讨,而是侧重于一些有关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讨论。此书的内容、观点、研究方法和《古汉语词汇纲要》有较大的不同,较多地吸取了现代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力图 and 汉语历史词汇的实际紧密结合,用以分析和解决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问题。书中结合概念化和词化的理论来讨论词义问题,用概念要素分析法来分析词义,用概念场的理论来分析词汇系统及其演变,对词义和词义演变,以及词汇和语音、词义和句法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词义的扩大、缩小,同义词和反义词以及词汇和文化等以往讨论的较多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全书分八章,每章讨论一个问题。全书以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问题为主,但有些问题是古今共同的,所以也涉及一些现代汉语词汇的现象和问题。书中介绍了一些国内外学者有关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其中有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只是概述,不做过多的评论。书中的主要内容,是我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思考。其中有些问题,我曾经写成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写在书里,有些观点仍然保留,有些观点做了些修改,有些是我反复思考后的最新看法。这些问题,虽然我已经思考了多年,但我自知有些还是不成熟的,希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有些问题比较复杂,我在书中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勉强做出一个结论。这是我的一贯态度:学无止境,我的一些一得之见,绝不敢说就是定论,而只是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学术讨论是学术发展的动力,通过学术讨论,一定

能深化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的水平。

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学科的建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老一辈学者为这个学科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近年来,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做出了很多新的成果,使这个学科的发展富有活力。瞻望前景,我们满怀希望。汉语历史词汇的发展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汉语历史词汇的有关现象是如此丰富多样,展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汉语词汇历史演变的规律,根据汉语历史词汇的特点做出理论的创造,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我相信,经过不断的努力,到本世纪末,汉语历史词汇学将站在世界语言学的最前沿。

蒋绍愚

2014年10月于北大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字和词              | 1   |
| 一   | “字本位”理论          | 1   |
| 二   | 前辈学者的有关论述        | 4   |
| 三   | 什么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     | 15  |
| 四   | 怎样看待“字”          | 21  |
| 五   | “字”的重要作用         | 29  |
| 六   | 怎样确定词            | 41  |
| 第二章 | 构词法、造词法和词汇化      | 55  |
| 一   | 汉语构词法            | 55  |
| 二   | 构词法和句法           | 58  |
| 三   | 汉语造词法            | 66  |
| 四   | 构词法和造词法的关系       | 78  |
| 五   | 词汇化              | 83  |
| 六   | 词库和词法、词法模式和词汇化模式 | 94  |
| 第三章 | 词义和词义的分析         | 103 |
| 一   | 各种词义说            | 103 |
| 二   | 两次分类             | 106 |
| 三   | 概念化              | 117 |
| 四   | 词化               | 128 |

|     |                                |     |
|-----|--------------------------------|-----|
| 五   | 词义和所指·····                     | 146 |
| 六   | 语言义和言语义·····                   | 151 |
| 七   | 语文义和术语义、文化义·····               | 168 |
| 第四章 | 词义的发展和演变·····                  | 173 |
| 一   | 词义的变化和概念名称的变化·····             | 173 |
| 二   | 词义演变的途径和机制·····                | 177 |
| 三   | 词义演变的过程和方式·····                | 229 |
| 四   | 词义演变的方向·····                   | 237 |
| 第五章 | 同义词和反义词·····                   | 248 |
| 一   | 什么是同义词·····                    | 248 |
| 二   | 关于同义词的一些问题·····                | 257 |
| 三   | 什么是反义词·····                    | 279 |
| 四   | 关于反义词的一些问题·····                | 288 |
| 第六章 | 词汇和语音、语法的关系·····               | 299 |
| 一   | 音义关系·····                      | 299 |
| 二   | 同源词·····                       | 321 |
| 三   | 词义和句法的相互关系·····                | 328 |
| 四   | 词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的相互影响·····            | 335 |
| 第七章 | 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                 | 372 |
| 一   | 词汇有没有系统·····                   | 372 |
| 二   | 关于词汇系统的几种看法·····               | 373 |
| 三   | 怎样看待词汇系统·····                  | 383 |
| 四   | 以概念场为背景研究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历史变化<br>····· | 390 |
| 五   | 概念要素分析法·····                   | 397 |

|     |                     |     |
|-----|---------------------|-----|
| 六   | 词义系统的分析·····        | 402 |
| 七   | 词义的演变与概念场分布的变化····· | 410 |
|     | 附录·····             | 419 |
| 第八章 | 词汇与文化·····          | 423 |
| 一   | 语言与文化·····          | 423 |
| 二   | 汉语历史词汇与中国古代文化·····  | 425 |
| 三   | 认知的差异对词汇的影响·····    | 447 |
| 四   | 几个案例的分析·····        | 452 |

# 第一章 字和词

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什么？是词还是字？这是研究汉语词汇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以往，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普遍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所以研究汉语词汇，当然就是研究各种各样与词有关的问题，比如，造词法和构词法，词义和词义的演变，同义词和反义词，词的层级系统等等，都是以“词”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研究的。但现在，学术界对于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而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词”，而是“字”。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把自己的这种看法称为“‘字本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似乎“汉语词汇学”这个名称就得改变，要改为“汉语字汇学”或别的名称。不过，名称的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以往人们把“词”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来研究是否错了？现在是不是应该把“字”（而不是“词”）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来进行研究？本章要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字”和“词”是什么关系？哪一个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应该怎样看待“字”？应该怎样确定词？

## 一 “字本位”理论

把“词”看作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这是一种传统的看法，大家比较熟悉，不用详细介绍。而且，通过对“‘字本位’理论”的讨论，

自然就可以对这种观点做一个评价。

提出关于“‘字本位’理论”，阐述得最充分，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徐通锵先生。徐通锵先生是一位勤奋的、严肃的学者，语言学界的同人不管对他的“‘字本位’理论”是否赞同，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他的观点，在他的《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一书中说得最清楚。下面，就介绍这本书中一些关于“‘字本位’理论”的观点。至于我对这些观点的看法，将在本章的后面几节中再谈。

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关于“‘字本位’理论”有这样一些论述：

“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字本位’理论与现在通行的以‘词’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语言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词’是印欧系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词’是从西方语言学中输入的一种语言结构单位，其内涵与‘字’有重要的区别。”(总序)

那么，什么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呢？《导论》说：

“只有成为音义关联基点的结构单位才有资格成为一种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P. 25)

根据这个界定，《导论》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并且给“字”下了定义：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特点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P. 26)

“‘字’这样的结构单位，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P. 79)

“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将字定义为‘一个音节关联着一个概念的结构单位’。……概念不是指义项，而是指字所表

达的那个抽象、概括、笼统的意义。……义项是这种抽象概念意义的具体化……”(P. 12)

而“词”是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特点是:

“词是多音节语的一个基本结构单位。……词的结构就是‘1 个词 · n 个音节 · 1 个概念’。”(P. 27)

“(印欧语)各层的结构单位的特点是形、音、义三者分离,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者分离。”(P. 79)

虽然汉语的“字”和印欧语的“词”的特点结构不同,但它们都是各自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因为:

“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和‘句’。结构特征有原则的区别,但都各自凝聚着自己语言的特点。……字与词、句的结构特征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是各自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对现实的编码,因而是语言中最容易识别的符号,相互隐含有共同的结构原理,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特点。这就是:

第一,现成的,拿来就能用。像汉语的天、地、人、山、叫、走……都是储存在每一个汉人脑子里的现成的结构单位,man, tree, work, book, table……和由一致关系控制的主谓结构都是储存在英语社团中每一个人的脑子里的结构单位。

第二,离散的,封闭的,很容易与其它结构单位区分开来,像汉语的天、地、人等结构单位的封闭性、离散性特点非常突出,一个字一个音节,界限清楚;英语的词不管有几个音节,但都只能有一个重音,主谓结构的句子与特定的语调相联系,人们能轻易地将它们与其它结构单位区分开来。

第三,在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即使没有受过教育

的人,也知道一句话中有几个结构单位,例如说汉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鸡叫了三遍,天快亮了’这个句子有9个字,而印欧语社团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是词和句。”(P. 38)

上面所举的“天、地、人、山、叫、走”等都是单音节的字,说文言中这种单音节的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大概问题不大;这些字在现代汉语中也仍然能单用。但在现代汉语中,“日”已经变成“太阳”,“月”已经变成“月亮”,“虎”已经变成“老虎”,“战”已经变成“打仗”,很多概念都是用两个字来表达了,那么字还是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呢?《导论》解释说:

“文言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特点就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但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早已突破这个‘1’的限制,形成‘2个字·2个音节·1个概念’的字组;也就是说,字组已成为表达概念的结构单位,而字在这种字组中已处于理据载体的地位,……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它作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地位。……字组的生成是以字为基础的,因而在解释多音节单位的时候,就需要着重关注单音节字的字义之间的组配生成关系以及它们与字组整体所表达的概念意义之间的关系,如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只讲词义,不讲字义。”(P. 131)

## 二 前辈学者的有关论述

在讨论“字”和“词”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前辈学者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的看法。这些前辈学者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他们对汉语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汉语的本质和特点有深刻的了解,他们的话当然是很值得重视的。

2.1 在《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中,作者除了阐述作者自己的看法,还引了这些前辈学者的一些论述,作为“‘字本位’理论”的依据。如:

“如果我们观察用某一种语言说出的大量话语,例如英语,考虑一下这些话语中小片断的情况,并拿它们跟汉语中同样的小片段作个比较,我想,‘字’这个名称(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先避免把 word 这个词用于汉语)将和 word 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也就是说,说英语的人谈到 word 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 word 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字’和 word 的关系就好比通常用‘橘子’对译英语的 orange,其实橘子在构造上属红橘(tangerine),与 orange 是不同的植物。”“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赵元任(1975)

“汉语词汇的基本单位还是一个一个的单字。应该把现代汉语中最有活力的两千来个字(估计不超过此数)给学生讲清楚。不能把汉字只看成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那样。”——吕叔湘(1962)

“‘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它们遇到的是 reduce(缩减),deduce(推断),produce(生产)这些词里有两个语素还是只有一个语素的问题。汉语

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那末为什么还一定要把它规定下来呢?原来‘词’有两面性,它既是语法结构的单位,又是组成语汇的单位,这两方面不是永远一致,而是有时候要闹矛盾的。讲汉语语法,也许‘词’不是绝对必要,可是从语汇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语汇显然不能再以字为单位;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所以汉语里的‘词’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可是只有把它当作主要是语汇的问题来处理,而不专门在语法特征上打主意,这才有比较容易解决希望。”——吕叔湘(1963)

“汉语基本上是以字为单位的,不是以词为单位的。要了解一个合成词的意义,单就这个词的整体去理解它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个词的构成部分(一般都是两个字)拆开来分别解释,然后合起来解释其整体,才算是真正彻底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了。”——王力(1982)

2.2 看了这些引述,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些前辈学者都是持“‘字本位’理论”的。但是,实际上,这些前辈学者有关“字”和“词”的论述不止上面所引这些。所以,要全面理解这些前辈学者的看法,还必须再多引一些,然后综合起来,探讨一下他们究竟是什么看法。

首先看赵元任的论述。赵元任的“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有两个中文译本: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和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下面的引文,两个译本相互参见。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第三章：

### 词跟语位

咱们用英文说或写英文中的小单位时，都会讲到 word，但并不是每一个语言都有一种单位跟英语里 word 的功用大体一样（更谈不到完全一样）。中文句子中，有一种小单位“词”跟英文里的 word 相同的地方很多，而不同的地方极少，用起来或不至于有严重误解的危险。……

### 社会学上的字

我所谓社会学上的字，是一种大小介于音位跟句子之间的单位，是不讲究语言学的一般大众都知道、谈到、天天用到，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跟它有实际关系的东西。它也是小孩学着说，老师在学校里教学生写和念、作家按一千个单位算稿费，电报局的职员按每一个单位计算收费的东西；它是一种人们说话会用错的东西，而且用对了或用错了，会受到褒贬。因此，它跟英文日常谈话所用的小单位 word，具有完全一样的社会性特色。在中文里，跟英文的 word 相当的社会学上的单位就是“字”。……一个不识字的人，也会像识字的人一样，顺口的说：“你敢说一个‘不’字！”或“他对那件事一个字没提。”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字”多半是指语言上而不是文字上的单位。……

社会学上的字跟语言学上的词，彼此不同。……不管咱们给造句学上的“词”下的定义是怎么科学化，都改变不了一般中国老百姓对中国话里的小单位“字”的概念。比方有人要问“现在”这个造句词（syntactic word）是什么意思，他会说：“‘现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英文来说，有一个电